

# “青铜鎏金”古潞邑

□ 郭存亨

地处太行腹地的古邑潞城，乃三晋历史上潞国故地，曾因青铜技艺鼎盛而享有“铜器故乡”之誉。

潞城青铜器，为古潞先祖早期使用的重要金属制品之一，数千年前便已融入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，成为古潞先祖日常起居与祭祀活动的美学灵感源泉。此类器物被尊为“吉金”，历经千年岁月淬炼，曾长期作为帝王与贵族彰显身份、昭示地位的专属礼器。

金秋时节，走进潞城区潞河村，20世纪80年代初发掘古墓的故事，“青铜鎏金”古潞邑的历史，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。

那一年，潞河七号战国墓出土的战国螭虎流环青铜匜，非常精致。该器通高11厘米，口径11.9厘米，虽为了一件古代盥洗用器，却属当时礼器范畴，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。再说“匜”器，在古代主要用于日常盥洗，包括浇水、洗手、洁面等，其配套接水器具为“盘”。考古研究表明，盘与匜出土时常相伴出现，匜亦多置于盘内，二者功能互补、缺一不可。从形制特征看，匜的前端常设用于出水的“流”，底部则有四足、三足、圈足等样式，部分器物无足。《馆藏潞城文物集萃》载，当年潞河出土的圈足螭虎流环青铜匜，器口呈虎形，口缘平直，流部窄长，腹部较深，底部为圈足，附圆形鋁，通体素面无纹饰。

在潞河村古墓的故事中回溯古潞城源远流长的青铜发展史，其灿烂的铜器文明已成为古上党文明的重要载体，也有力推动了上党原始农业与原始手工业的分工细化。

可以说，古潞城出土的战国螭虎流环青铜匜，堪称镌刻于青铜器之上的一部“潞国史书”。尤其古墓中出土的带纹残破铜匜，残存的清晰图案生动再现了古潞青铜文明的辉煌篇章。

潞河出土的残破铜匜，器形整体呈椭圆浅盘状，前端设“流”，后端置环形耳，胎质轻薄如纸，通高6厘米。残器表面刻有精细花纹，纹样清晰可辨：流部刻有三鱼纹，一正两倒；腹部一侧刻画宫殿建筑，殿顶群鸟聚集，周边林木环绕，殿堂右侧有佩剑武士端坐持角杯饮酒，前方两名武士起舞，其中前者亦佩剑；腹部另一侧为攻战场景，两队武士于原野激烈格斗，武士皆着甲衣，形象栩栩如生——或右手持盾、左手舞剑，威风凛凛；或右手击楹鼓、左手敲丁宁（古代乐器），以指挥战局；或肩扛长矛前行，上方有飞雁展翅；或张弓搭箭、手持长戟，提敌首冲向阵前。武士脚旁散落敌首，身后可见中箭无头尸体；器底设波纹带，其下刻有两尾游鱼。虽该铜匜残破无法复原全貌，但经专家深入研究，残器纹样可辨识为三鱼图、宴饮图、军士攻战图、三人烧水图等，完整呈现了古潞国一段战斗生活的场景。

潞国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：周代西方部落之西落鬼戎等，为周文王之父季历所灭；至西周末年，居于太行山的鬼方后裔逐渐发展为赤狄部落，主要分布于今山西东南部，因族人服饰崇尚赤色，故称“赤狄”。赤狄由六大氏族组成，即潞氏、皋落氏、留吁

氏、甲氏、铎辰氏、廆咎如氏，其中潞氏为赤狄诸部中势力最强者。

周文王西伯戡黎之后，原疆域涵盖整个上党的商朝黎国消亡。周襄王二十三年，国都位于今榆社的榆州国灭曲集国，继而将活动于今潞城一带、势力较强的赤狄潞氏册封为国，号“潞国”，都城设于潞水之畔，赤狄潞氏族人（一说为婴儿）即位为君。潞国虽疆域狭小，但国君贤明、百姓和顺，国力渐强，疆域持续拓展，最终成为赤狄诸部中最强大的势力。其扩张与灭黎之举引发连绵战事，与晋国交往中亦冲突频仍。潞河七号战国墓出土的战国螭虎流环青铜匜及残匜纹样，正是古潞国当年战斗生活场景的缩影。

春秋时期，浊漳河畔的潞子古国曾风景秀丽，石梁古渡两岸绿树倒映、芦草青青，然“曲梁之战”终结了其历史。20世纪70年代末潞河出土的一对青铜方壶，即著名的“虞侯政壶”，其铭文可佐证这段历史：晋景公六年夏六月，晋军渡石梁渡，于曲梁（今石梁）大败潞军，存世三十余年的潞国就此灭亡。此役亦见《左传》记载：“宣公十五年六月癸卯，晋荀父父败赤狄于曲梁。辛亥，灭潞。”

历史尘埃难掩古潞昔日辉煌，青



虞侯政壶（资料图）

铜匜上镌刻的纹样，恰是潞国历史的真实遗存。其中武士饮酒图，所绘为潞国大捷后的庆功宴饮场景——若非战事得胜，何来此等欣然悠然之态？这些纹样以写实风格，生动展现了战国时期战争、祭祀、宴饮等复杂社会场景，更是中国美术史上早期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典范之作。

潞城青铜器历经岁月沉淀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，见证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。透过潞河出土的战国螭虎流环青铜匜，我们不仅能窥见古潞国的生产力水准，更能领略古潞先人的智慧结晶，其本身亦是古邑潞城“青铜鎏金”历史印记的鲜活见证。

## 赏 山

□ 曹文芳

在我的印象中，山是我随处可见的景色。无论是幼时生活的矿山，还是后来参加工作的村子，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那沉默寡言的山。不过周围的山多是绵柔妩媚的，如同线条勾勒的简笔画一般。也许是见得太多，我很少面对山产生什么感想。直到发现于不经意之间……

今年秋季，新宿舍恰巧在西屋，每日清晨，都能透过窗户看到日出。那种习以为常，若能静心细品则会有许多不易觉察的心绪。眼前的山叫“平顶塄”，光听名字也知道这不是那种拔地而起、危岩峭壁的山。在八百里太行山脉之间，这只能算是一块儿高地罢了。不过在我眼里，它依旧是清晨参照日出的高山。它不是孤立独存的一座，而是南北绵延不断，层层叠叠、山山相连。虽然不是很有

名，但是山脚下却有著名的古建——国家级文保大禹庙和三峻庙，它们虽不能和这山的年龄相媲美，却也存在了八百年之久。这段时间，日出山顶的位置、大禹庙里倒座戏台的脊刹和窗前伫立的我正好三点一线。清晨，从我的窗前望去，朝阳映衬下的脊刹，比平日多添了些许神圣和庄重，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醉心的体验，让我能在这份圣洁之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。其实，我知道山的另一面，还存在着的一座千年之久的圣地——九天圣母庙。想来，若不是这里山色俊美，古人怎么会把这绝美庙宇建筑于此并保护至今呢？

尽管只是立于窗前看山，但这并不影响我肆意遐想，脑海中浮现的是从高处俯瞰时那山连山的气派和豪迈。古人曾说这里是“四面山明水秀，石怪木老，乃太行左腋之最奇者也”，也说这里是“二水相拱，九山相朝，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

色。其形胜，虽名邦巨都，亦莫与媲美焉”。想来确实如此啊！若登顶环顾四周，北眺潞城比干岭上三仁塑，南望崇岩禅院昔日僧众诵经香，东观圆神之地也曾圣母憩，西临盖井山上葛仙炼药日夜忙。这样想来，那更是一番别样的醉心体验。哦！原来山不仅可以看，可以赏，还可以尽情畅想，甚至全然忘乎自我，醉心于山的自然景色和文化底蕴。

我去过巍峨的武当山，那金碧辉煌的道家建筑让我不由得赞叹，我在“一柱擎天”下驻足远观；我去过拔地而起的华山，那夜爬时的人头攒动和艰难让我刻骨铭心，我在“劈山救母”前流连忘返。祖国的名山大川各有不同，可我依旧醉心于家乡的这些石山、土山。不是山有多少特色，而是寄托了太多说不尽的情感。我爱观山，也爱爬山，我喜欢在山脚下瞻仰山的巍峨，也喜欢在山顶上穷目呐喊。那里有一种寄托灵魂的归属感。

此刻我仍站在窗前，醉心于远处的小山，颇有“我见青山多妩媚”的感觉。无论怎样想象它的故事，它都沉默不语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繁华落寞，见证着这方百姓的生生不息。在漫

长岁月里，山始终与我的生命紧密相连。儿时居住在矿山，出门说的就是“上山下山”，后来参加工作，去的地方更是山大沟深。山代表着封闭和落后还是憧憬和希望，我不得而知，只知道我的生活没有离开过山，辗转多地，始终围绕在山的身边。多少次窗前伫立，那满山披绿的大山曾给了我多少诗意和想象，也曾见证了我多少生命轨迹的失落与辉煌。我想，透过窗子就能看到山一定是前世修来的缘。

在山的面前，个人是多么微不足道，面对生活的繁琐和驳杂，总会出现许多焦虑脆弱和迷茫落魄，但是若能净心明目地眺望远处的山就会发现，个人的情绪真是微不足道了。有山一样的胸怀，像山一样去思考，有什么想不通呢？其实对山而言，柔和也好，挺拔也好，巍峨也好，圣洁也好，它都默默地守望着岁月的斑驳，用俯视的目光注视着人间的生活。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古人凿佛时为什么直接选用一座山了，因为在修心者的眼里，佛是一座山，山就是一尊佛！

想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对大山虔诚了许多，心境和胸怀也随着大山一起辽阔了起来。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